

禮教第四 卷之中

堯舜之治既有稷以播時百穀而民人育則  
遂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勞來匡直輔翼使  
自得而振德之曲盡其方不容於飽煖逸居  
以近禽獸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夫堯豈陷  
民於罪者哉言禮教不興而民以罪焉固陷  
之耳堯身任君師之責如此而契其承之則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商人頌其世德之盛以此稱首教道之重  
也又矣孔子適衛語所以加於庶富之民亦

惟曰教之孟子告齊梁之君以制產皆繼之  
謹庠序之教申以孝弟之義蓋必教養兼舉  
而後可以爲政其曰有恒產者有恒心則養  
先乎教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教  
且重於養矣或曰三代而下如漢文之富庶  
其民僅靖而未爲嘉也教亦難矣哉今泗之  
民日就困敝救死不贍而亦欲及此得無遠  
於事情愚惟根本重地風化所基

先皇列聖休和生息越有歷年五教三事所以立  
人紀而厚風俗者具在有司而凶歲陷溺乃

或有廢墜耳今我

主上大明御天嘉會合禮所謂皇建有極者其所  
紀元之志固高宗乎出也豈徒爲漢文已哉  
吾儕受命保釐茲土固當旌別淑慝以協于  
治罔民不可爲已是用爲禮教志與諸君子

共之一曰學校

禮教所自出莫先於學校

二曰祀

所以報本

曰賓

使客往來交際

四曰風俗

旌善申明二序脩舉以厚風俗

五曰文獻

典籍以備考證賢行以範後進

六曰刑獄

所以弼教

曰公序

以居庶官以出治教而上執官功亦以下供上之禮其獨後焉者示先民

而後泗及二邑儒學文廟門堂齋舍射圃書

院社學泗志已各略具名目矣泗學元至治

壬戌郡守李守中因舊址創建永樂八年知

州黃哲重修景泰改元判官郭信又更而新

之翰林學士吳公節為明倫堂  
記見在宰牲堂西載泗志成化十六年

知州言芳以廟學文圯為念且堂齋逼近廟

後不為羨愷畫圖定計欲先廟後學天改作

移明倫堂於東空地及為尊經閣於堂北以

聳見盱峰僅廟成而去翰林編脩劉公賦為  
脩學記見在鄉賢祠

泗志又改而廟前堂後為今規制南京禮部尚書

月湖先生記今制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學莫  
不有廟聚凡民之俊秀而教以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學之所由以設

也專祀先聖孔子巍然南面而諸子以次在

配享從祀之列此廟之所由以設也泗州廟

學民居蔽其前軍庑逼其左在物理有不當

然者一旦粥之以直而蔽者於是乎盡撤革

之於舊而逼者於是乎頓舒乃斧乃斤是營

是構但見盱山爭而出淮水趨而近方隅正

而形勢全鍾英炳靈寔於此在壯觀視昔倍

莖矣以言其廟曰大成殿曰兩廡曰戟門曰

星門成矣以言其學曰明倫堂曰會文堂曰  
三齋曰校官之廨舍曰生徒之號房成矣至  
於名宦鄉賢之有祠祭器書籍之有府廩有  
所庖有方則又無一而不備矣肇工於正德  
辛巳之春畢工於嘉靖壬午之秋其費則出  
兩巡按盡括贖刑之金兩州守少助無聞之  
帑前為甯巡按欽後為任巡按洛前為汪守  
應軫後為江守珏云若夫運甓以濟則郭兵  
備震而始終董役則指揮高山同知劉深判

官趙錫典史陳紀亦皆與有勞焉于是蕭提

王迹

肇基之地廟學冠於江北率其師生請廉為

庶不迷於其途焉提學誨諸生具有成法廉

復何言竊謂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古者大學

之教也大學以格物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

今所讀之書五經四書其本領也然朱子補

之以小學之所當精專者乎程子謂學者於道

不思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或謂周程張朱

宜居四配之列月旦望而謁春秋上丁而釋

奠可不思吾之所當窮究者乎要之周程張

朱乃絕學之指南其所著諸書實入道之捷

徑諸生果知乎此則顏曾思孟之域可馴至

矣若夫群居終日苟惟希世以取寵弄筆以

微利達固非

朝廷養士之至意抑豈廉之所敢知哉奉告諸生

止此而已倘有疑焉其尚質諸提學是為記

大賈嘉靖元年歲次壬午仲冬月吉旦

賜進士賈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豐城楊廉撰

今學誠矣輪完美而科第乏人文風未振諸

生如周道充器識文藝可觀乃早死餘亦偃

蹇者多往年欲改易衛基而不果誤矣茲諸

障蔽為言蓋甚與小說固不足信果若周道

如砥厥位面陽豈不亦稱

其為崇儒重道之感哉

明倫堂之左壁為

石刻卧碑

見有板刻小本

其右立古碑為白

鹿洞規

宋淳熙間緝熙殿書

其下方所載乃

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七田郎官兼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蔡抗諸臣所請御書立石奏狀

成化辛丑春三月既望賜進士出身奉訓大

夫知泗州事鄒平言芳購工臨摹立於州學

二門之前為屏風焉欲望遊斯學者接目警

心見諸履行匪徒文具而已也蓋後因脩學

從諸堂

西壁所懸為今提學劉範東先生規

之右



條一曰敬職先生責諸己與各提二曰考行

以崇三曰居業以經義四曰明制凡考課射

本實五曰小學以端蒙養先生名隅字叔正

法今提督南畿山東東阿縣人先以巡按蒞

直隸諸郡學政科貢題名記撰見在名宦祠

之右載東為射圃又廢渭南薛子創為射亭

北向後乃改如禮增作齋舍四十楹知滁州

宜陽王子為記記錄於下卷舊圃在儒學東

地為射圃亭始北而南通衛倉後廢乃併其

而巳嘉靖丙戌春判官侯廷訓曰義理所在

人心所同凡於人心有未安者必其義理有

未協也苟復因循而憚改作則苟且之習成

而激勸之幾息矣射圃又而幾廢近始脩舉

呵矣然北向之規奚取焉夫薄社北牖使陰

古以選士而可苟乎况顧瞻北極京師在焉

咫尺凡為臣子同是心也而可相率北而射

哉宜無惜費以全大禮又原為廳房三楹欲

以行禮而納器比耦皆無所且齊舍甚少生

徒不足以及於左右作齊舍各二十楹射則揖

讓升降以備禮暇則群居聚集以講學計費

天威

百有八十餘兩皆取給於公帑之美工役出

於有罪不以費民也其堂扁曰游藝南為坊

題觀德外為射圃門由義路以出於文廟之

左即列文泉亭泉乃楊家舊井泥而谷也父

矣嘉靖癸未府知事秦問來署州事以其時

巡按公命始潔而甃之且為之亭美厥名焉

初學小生尚有昧其義者廷訓因鐸而謂之

曰此易之井冽寒泉食也由是而井收勿幕

養而不窮者皆此寒冽焉取之而實以內潔

其泥外甃其谷井乃成否則孟子曰是棄井

所謂無咎也則責不在我矣小子識之其思

養之於蒙而受之以革乎哉皆拜教射器爲  
鍾一磬一鼓一瑟一琴一笙簫各二鹿中豐  
福侯旌之朴各一曰弓曰矢曰矜各一十有  
六矢六十有四算四十○時州學生員僅五  
十餘名大半皆備籍時貽僅三十名每文廟  
祭祀陳設俎豆習行禮儀亦無以備其數蓋  
以凶歲陷溺之累實鮮束脩求教之誠子弟  
皆願充胥史而已令其入學爲童生皆曰五  
谷難成莫稗易熟也廷訓歎曰豐邑深培乃  
胎孫而燕子著我樂育本細紀以作人教道  
之興實賴乎上泗舊稱尊儒恭學今亦盡吾  
爾則何望弦誦成風譽舉有造其亦盡吾  
心焉乃行兩學諸生各舉所親子弟童年可  
教者得八十八人分委責成及請於提學與  
衣帽凡學士大夫皆與爲禮使知嚮慕以樂  
有爲庶乎工因居肆而專業不以深植而望  
成廬公報曰作育之誠識者不廢教道之盛  
足徵乎人簿書期會誰復庸此心耶留意如  
此吾道有望休擬俱寄學習讀仍將各分量  
生員姓名申報以責後效候選充之日量行  
賞罰則又以小學一書德業基本全童生十  
五以下正宜從事於此其或年少長者亦當  
如朱子所謂用力以進乎火而不害兼補乎  
其小乃免失序無本之患亟請於府得刻板  
校補入給善本習之明年夏選充弟子員者  
凡三十五人餘亦督教如舊蓋使辨志樂群  
相觀而善在學諸生則亦責之博習親師以  
文會友凡旬二八日相與考論皆本州給助  
勸講若夫教可大興以動衆化民者此新師  
帥袁子事也于時泗學生徒凡七十九人時  
學五十六人天巡按御史次庵先生乃命選  
長學六十八人

### 諸子弟俊秀者十二人延師授之春秋禮記

俾習學其中嘗論於衆曰宣尼以六經垂

聖朝以明經用人頒在學宮秩然可考邇來士子  
粗於近習不尚遠討春秋禮記幾乎絕傳長  
老師儒不爲訓教夫五經各言其理而春秋  
禮記見諸行事尤當講明以爲處大事決大

疑辨上下定民志之張本可缺乎哉惟此泗  
盱二學常在目前觀各青衿真有可進其以  
學正黃耀訓導陳言為之師生員謝朝舉馬  
應兆為之友擇取侯判所初射圃亭舍作為  
肆所侯判之子一元亦可往來其間上下其  
論觀摩兌麗開發進益又慮士貧志齋不能  
交際其以白金十兩為十二子進見之儀惟  
師文攻堅擊蒙循循無倦亮必有道而士子  
之間辨敬謹遵守服膺尚亦無廢怠哉僉拜  
手曰唯州官又請與盱眙縣月給米四石以  
充饗餐未幾而太守袁子也既又取前巡按臨

平朱先生觀德亭記跋之以示諸生州守袁  
子請于淮安節推胡子為記并書鄉射禮圖

刻之石

今石首戴觀德亭記曰察院之西有  
隙地徑可八步從則六十步以強有

亭歸然於北垣之下覆以荒郊形近古朴予  
來居數日間以暇往游息焉司隙有執弓矢  
者來告予曰此射圃也欲為有事之備不可  
廢射也盍一試之然予素不知射辨而問其  
法曰射者之法不在射也在未射之先也故  
未射正其志既射則用之而已用之則體立  
於是疑神端視以向鵠小者大視之遠者近  
視之就而執弓矢左手如柱肘曲之上可置  
杯水右手引却未發則極其力既發則如不  
知之也而惟左手之命夫交物而不可惑者  
目也運之於無形之中者心也俯於目而盡  
其心之所欲為者手也是故知手之法者射  
必中而目無與則有躍而左右者矣知目之  
法者中必多而心不貳則百發百中矣予既  
聞其言乃敬則其法而為之亦幾得其半凡  
發矢三而中者二既而予以為若是易為也  
心少怠視焉更為射則矢皆躍而去諸左右  
若畏鵠而不敢前也於是歎曰博哉言乎心  
目相合而善否明古語有云射以觀德也苟無  
相勝而善不足觀也已矣雖然豈獨射也哉因  
德則亦不足觀也書以為警正德成寅歲秋七

月吉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壽見而讀之及回泗檢閱庫卷几度間側斷  
燭物似非此所宜藏亟取視乃摹搨此記  
墨本嘆其中存而外腐加邊幅以還舊好敗  
策而克收拾者也記言射法且寓敬怠箴規  
是玩物游藝之中有至理存矣仕與學觀此  
余始視射學東序射圃在侯判建王守紀者也  
慎可觀也再至而考經習禮者嘯嘯切劘無競維  
弦昇展亭壁云嘉靖戊子暮春九日巡按  
史壺關郭命愈跋次鄉射禮圖碑陰記曰壺  
關郭公跋臨平宋公觀德亭記刻附入泗之  
射圃守泗州袁子判官侯子請并圖刻之石  
於郭公又命堯時記之嗚呼射一藝也射  
之義備諸古射義矣泗儒學射圃備諸王子  
射圃記矣觀德亭記記射之廣其訓最其無怠使  
有也跋言而附入之尚嘉吉使可求稽也使  
射者禮也國若圖者器也言乎此者文也刻  
之者紀也是故立德行者存乎禮擾而習之  
存乎器闡而明之使人不倦存乎文久于其  
訓而化成焉存乎紀載繹而射之以成盛德  
存乎人嗚呼射一藝也而諸君子勤之觀之  
者可以自力矣淮安府推官胡堯時謹書

### 西為學正訓導住宅凡四所并倉房六間

之道莫先於安其居與養生也今師生住宅  
齋舍亦已苟完惟學倉所收皆本州存留米  
麥災傷負累無徵久矣而倉幾廢計歲給用  
米四百餘石前此師生俸給每至乏絕或與  
軍士例給石為銀三錢予署州事因預為處  
必按月領石五錢間軒學師生告借亦與之  
今且與同知林瑚撥節裁省有餘糧銀五百  
餘兩可足二年之用民貧固可念而養賢則  
急務也

### 社學為成化年間言知州所立今有石

刻在州治二門左壁刻云泗州為預養人材  
事准本州知州言



帝鄉

風水攷况此乃

獨學校不然今且將本州

儒學脩整其小學乃大學基本今鄉校即古

小學也久欲興舉奈年穀不豐因循到此今

得州治西南走馬街北民人劉號地一段東

西闊三丈四尺南北長十丈五尺價銀一廿

一兩胡興一段闊三丈一尺長一丈一尺長五

尺價二兩四錢楊榮一段闊一丈六尺長一

丈價二兩四錢李榮一段闊一丈六尺長一

丈二尺價六錢軍吏何真簡通共一段闊一

丈六尺長四丈二尺價一兩七錢通計東西

丈六尺長四丈五尺中殿後尾俱闊六丈三尺

前口闊六丈五尺中殿後尾俱闊六丈三尺

南北長一十五丈七尺共銀四十三兩三錢

俱人自願粥欲置為鄉校編訪學行俱優老

儒以禮教誦訓迪軍民署戶子弟使之務尚

正學革去舊日膏淺之弊果有成就然後選

入州學庶幾學不遇時亦不失約禮庶幾風

得士實用庶幾學不遇時亦不失約禮庶幾風

裕可厚而姦偽少息合用前項價錢照得各

年里甲剩銀令申脩學文盡見年者年未

終恐別有徵派本州見收在庫謝禮等賊銀

九十三兩蒙巡按御史發下之數合關申請

支用准此具申蒙批依擬施行成化辛丑春

望知泗州事辦平官芳依案錄刻于養正堂

之正壁蓋於後之官 二縣學建置詳二縣志

盱眙新脩為櫺星門名宦鄉賢二祠教官三

住宅其文廟堂齋知縣朱鸞奉察院命給工

費方議脩之新建社學二所一在城頂備倉後官房改建一

在舊縣鎮原為預備倉改建天長知縣胡大有正德辛巳

重脩不數月而廟廡堂門齋舍倉房一新工

費出于其民尚義及生徒之資富者今知縣

張懷邦於巖宮南城通門建青雲樓于上清

流環帶筆峰秀麗諸生共樂非昔之牆面矣

府知事秦問先署其邑事創始此舉謂今通門處實有舊額迹而蔽塞久耳始獲開明其事良不

社學舊以始興書院為之今改為新

公館別立屋三間於縣治西為社學此舉恐未盡善

二學亦各有倉所收二縣存留米麥為師生

俸給二縣夏秋糧額視州不同而其耕者所獲多為上農每年存留皆可完徵能知

育賢重務則豈容有乏絕也哉盱眙志脩於正德戊寅當時所書何充裕也而今乃不然

責有歸矣

祖陵及揚王墳歲時祭祀泗志陵墓下已詳俱每歲大

小二十六祭專設署戶供辦優免擢差慎終追遠之意至矣文廟之祀所

以尊師重道自漢高過魯有大牢之享而萬

世王祀報功報德無恙顧脩其宮廟所以妥

神而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固存乎

其誠也二縣志所書文廟祭器品物特詳蓋得其意今考泗舊志則有元將仕郎廣平路

邨鄆主簿周忠厚所撰重建宣聖廟碑及州

治門左有儒學訓導鮑亨所撰新製儒學祭

器碑廟已屢經脩改完美惟時葺之而已器

亦略具是宜特書庶乎先簿正祭器之義

殿先為重簷三間今增而五東西兩廡各一

十三間東西角門各一間餘皆泗志已載左

通神厨以入射圃曰義路右通學官住宅以

出學門曰禮門所為新製祭器雲雷罇一象

罇一象罇一爵一百四十登五杓一罇四十

四罇二十罇二十皆銅為之訛稱知州史立

誠從事廟庭深歎器用弗稱措白金百七十

新遣以姓禮興郭求善治講之此意良是然

寡乃異可謂特意與禮者乎是亦一念之不

試也記且溢美故不錄遵豆諸器皆有正數

而或廢缺不全巡按察院曾為添置大小姐

一百三十有一久未添飾皆為缺典二縣志

所載亦多不一今須據儀注為正悉備之若

夫禮儀品物之惠之時以無 戟門之東祠名

宦十有四人 漢孔武孔安國蕭咸薛宣范甯

謙南霽雲歐陽觀 唐蘇晉常知人張萬福杜愔辛

侯廷訓呈謂一州之政萬人之命俱懸於為

州者一人其人之廉仁公勤則一州政舉而

萬民蒙福此固君子之常分然其勞悴可憫

遺澤在人從而報之亦足示勸且教民義也

查得泗州先任知州言芳婁鑑張鎰同知章

本俱成化弘治正德年間在任而泗人慕之

至今不衰合行參稽途祀用彰公論巡按郭

公批行泗州即為查擬開申施行續據諸生

又報知州王嘉慶汪應軫學正黃經皆有可

取今新守袁子既至西祠鄉賢九人漢衛宏  
權衡去取任其責矣徐憲魏  
陳橋梁任孝恭宋許遵李植劉位國朝金  
純李紹賢盱眙名宦亦祀孔武及方素易林  
廷蘭朱良鄉賢祀王彭陳道天  
長祀包拯朱壽昌為二賢祠其州縣祀典

各所常祀為城隍廟社稷山川邑厲各壇并

馬神廟歲春秋文廟丁祭之後次第祭之一

春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歲凡三舉今  
天不有司尚皆遵行如禮但以里社鄉厲之  
祭廢已久矣予因考盱眙志每鄉設壇如里  
數天長志鄉厲壇一十三所在縣四鄉是皆  
饋羊猶存也而泗志遂無載焉予惟此實化  
民厚俗之道非徒以憫鬼無所歸防其為厲  
已也觀於洪武禮制其所以教之設壇致祭  
與祭畢會飲讀誓長幼次坐盡歡而退等儀  
誠有足以使之敬恭神明和睦鄉里之意至  
於里社春秋報亦做此行是一里百戶之

人歲凡會者五而其每會之所聞見習熟無  
非天理玉法與睦姻任恤之事其為言易知  
其為教易行又有教民榜令其隨貧富奉養  
依時祭祀而論之曰父母妻子朝夕相守豈  
不安享太平此我  
聖祖

所以為源者矣顧今為有司皆簿書期會是急  
置此不復言矣尚何望其禮意周洽氣味貫  
通而不病大腫也哉此愚之署泗事所以特  
今里老舉行異社鄉厲之典并以洪武禮制  
教民榜大明律諸條凡切於民者申明曉諭  
雖其扞格之中覺有震動之意而六禮纂要  
亦欲以土穀社等祭易其淫祀或乃以為  
迂也謂之何哉至於義塚亦惟天長有之為  
成化間鄭尹仁憲所建安成劉太史誠記之  
邑厲壇亦其時所大脩安成於劉可成震若  
二事者其亦可以記矣予嘗召泗盱父老問  
其故曰荒郊草野莫非葬所也故自前無  
雖然豈無貧民欲葬而不得其地者執吾獨  
不得澤及枯骨而為一州之主乎執書之以



侯表 盱眙又有八蜡淮瀆之祀 歲凡孟春上

五月十八 泗州袁子新立八蜡廟即泗水驛

之西滌祀易之判官侯廷訓為記 記曰泗北

埃罪三載堙再見矣嘗募民極力捕之莫絕

也州太守袁子至曰噫未之本哉吾聞伊耆

氏有祝八蜡是也祝使毋作是故不作祀而

弗除可殺矣今棄其禮末之本哉詩曰田祖

有神秉畀炎火則神任之也而專以人焉為

之其弗絕也固宜蓋為蜡祀乎遂以咨于予

曰太守賢乎哉日太守之未至也吾嘗苦之

購賞募獲至二千石弗盡歲雖類以不饑然

非全利也茲祀之舉吾甚有心焉願力弗遠

耳蓋在月令立春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天子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親帥公卿大夫躬耕帝籍及執爵命

白勞酒又以孟冬之月大飲烝乃祈來年于

天宗大創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

農以休息之臘所謂蜡也此皆古之遺法所

多矣予所僅見泗人之存焉者每迎春則百

戲雜作執事盈庭吾諦觀之見其耒耜而作  
筐筥而饗策筮而趨壤歌而前其狀一若款  
款而吾與諸大夫亦一飲焉然後奉命以布  
農事自此之餘則社稷山川歲遵朝制兩祀  
之是祈穀祈年之遺也若夫水始凍冰析寒  
新至膏收而憂吏來而戚終歲動動惟亦恐  
咨而已其誰能以樂終之今夫顧太守不欲  
以成樂於民也民其無倦役矣顧太守不  
勞民則亦有易擔改塗而可用者歟其惟  
祀乎夫滌祀者民之私心也因而絕之且  
一民志太守祀者民之私心也因而絕之且  
之民亦咸悅得一祠於城之南而用之民皆  
能點其私心不為忤越月遂告成未嘗費一  
木一石于公而垣墻寢堂咸翬飛而矢棘矣  
於是予觀于廟而樂乃進父老而告之曰向  
吾見農之終歲不息也意甚憐焉今爾父毋  
為新茲廟豈直曰使之必報而已夫亦勞農

休息之意乎唐之詩曰且以喜樂曲之詩曰  
入此室處蓋勤作而息道則然也夫上古教  
民穡事以粒我萬世者非神農后稷與功在  
萬世不可忘已故八蜡以先耆主之司耆二  
昆蟲又次焉先王之心蓋使功於吾者咸食  
報也故素服殺於喪義也蓋以順成乃通節  
之至也以勞田夫張而也也順成乃通節  
以制度也既勞田夫張而也也順成乃通節  
能張節則用足逸勤以時則民不病是故可  
以文樂可以成禮可以通本可以放歲也子  
貢之徒觀於蜡而弗悅彼固賢者也夫惡知  
所謂一日之澤哉嗟夫行之一國而一國之  
人皆若狂然而聖人弗之禁其猶奔馳之馬  
非人情也哉故曰文武弗能也太宰先令陵  
川鄉約之政熟於其民幾於讓畔之風焉茲  
泗幸徵惠必將有三年之成固非獨陵川之  
民爲能受治也而斯舉之爲急當務亦既有  
能矣吾知太守之必能深於化也吾民其亦  
拜稽首曰諾請記之石以未垂於世世  
嘉靖戊子五月初吉東甌侯延訓書

### 新立義勇祠

左高岡上烈女祠

雙溝驛左

事由判官侯延訓謂風教乃治道所先而忠  
烈在士君子猶難之况勇夫女子乎正德壬  
申流賊犯雙溝居民倉猝莫爲備而蘇氏兒  
弟三人暨朱文玘挺身格鬪由是一千餘人  
賴以渡河免於難是四人之死而贖千餘人  
之命也俞潭之女年十七與諸婦女同虜而  
獨能不辱怒罵以死是一女子之行而有烈  
士之風也在昔以死勤事有功於民者皆載  
祀典而節義之旌表以厲世風者亦累有  
例茲四士一女厥有可念而不可忘者矣今  
雙溝居民不以此祀而曰爲我祠我則何能  
廢之無用其遂爲勇烈之祀可也乃以達於  
巡按郭公公報曰裁民情而植風教有裨治

### 雙溝

北仰州掌印官公同師生耆老人等查議施行於是鎮民又有成像不忍棄毀之說有男女難以並祀之說延訓乃令取其像置他處而立四士牌位為義勇祠驛左小堂為烈女祠

### 儒學西有南公祠泗守汪子改尼庵為

之者汪子自為之記

記曰自古忠義之士莫不有同志者相與以成其名亦莫不有不同志者不相與以敗其功

與者忠義之在人心不約而手以故成而功則宗社蒙其利而民受其福不成而功則拜首伏節日月爭光吾無憾焉爾矣其不相與者非但不明順逆之分為賊媒孽者然也功名人己之心生則將有利災樂禍以誤國事者矣卒之入之名節愈彰而已終無尺寸以立於世不亦深可悲哉方張許之困於雅陽也賈蘭進明屯兵臨淮許叔冀尚衛兵次彭城環視而不救其心亦非不知有唐室也懼後其成耳維時南公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求援進明以一身易睢陽之命以睢陽捍天下之敵何啻如之進明非特無出師意且張樂設餉壯南公而疆留之此豈純臣之道哉南公義不忍食斷指自誓射天浮圖志滅賊仇歸死孤城則真可謂壯且忠矣當賊陷南公時張睢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南公笑曰將欲有為也公言敢不死觀此則其平日之所以相與而感激者當何如耶於乎南公之指血化為塵矣其浮圖矢痕又幾經兵火矣獨忠義之氣至今泗民能道之然則公雖死而其不亡者猶在也而進明安在哉泗守汪應軫因民心而為之廟以表忠理於千百世之下正德十六年歲在辛巳秋七月望知泗州事山陰汪應軫書其後渭野薛子以南公之主入名宦祠而其祠仍在生員讀書其中蓋以為社學矣而前人之意不可泯故書

### 盱山薛子新立有淮山書院

先是大漢諫議大夫臨

淮太守孔公立有崇聖書院在淮山堂玻瓈泉上久廢汪守子宿乃即第一山下新興尼

庵爲之末與渭野薛子至改建於瑞巖觀之  
左爲今名以祀孔公其右爲遊息之所巡按  
御史李公東扁以海闊天空四字又立亭碑  
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八字岩上二巨刻一  
云嘉靖六年冬十月有日月于將按浙過此監  
察御史郭子遜御遊于同游是日天清氣朗  
長鞋千里風帆萬艘所望遠矣兩山郭登廟  
題記一云嘉靖七載二月亮時揚州推官對  
大梁李士允推官泰和胡亮時揚州推官對  
氏胡九功徐州知州宜陽玉邦瑞高郵知州  
任丘邊僑泗州官樂清侯廷訓也四方之人  
盍簪在遠時將莫春體異乎之撰地同州上  
竹遊者之稱千古興懷意在登臨之外矣邦  
瑞書其他書者不勝錄錄此見例亦可以知  
淮山之勝矣然嘗聞之石可毀而名不可滅  
則吾人所賴以垂久者固有乎人而不係乎  
耳州治東新立趙清獻公祠其地在州守所  
爲書銘汪子宿扁雙梧二字今守袁子至以  
清獻公管判泗州吾人之師也於是改爲公  
祠朝夕景仰又

爲琴鶴亭云

古者公室卑庠以崇賓館而

唐世臣以館傳增飾著爲冢法此固禮也况  
於皇華有命者乎泗州所建撫按行臺各一

巡撫行臺在州治東北成化辛丑知州言芳  
所建暨陞秩留曹爲之記立石東壁巡撫都  
御史孝感張公瓚亦自記之俱載泗志近荆  
官侯廷訓又建小館於南以便官吏之伺者  
扁之曰寅恭示有事也巡按行臺先以舊州  
治爲之而乃改爲衛創建今察院在州治西  
南正統十二年巡按御史申公祐重脩正德  
己巳李公璞立石題名翰林右諭德豐公熙  
爲記載泗志辛巳任公洛新建二門拜廊房  
小司成郭公維藩爲記錄下卷州東縣西各  
小館衛有公廳在  
南有新清風館一詳其事  
淮安胡節推所爲  
東爲府公館一知州言芳  
記有碑錄下卷



陳道記有碑載泗志州治舊街甚低下雨輒  
泥水不可行令軍民各依所居房面改築高  
大城北二木橋俱給官錢修築以免水驛二  
病涉有守之者不可失也故附之

**通運所**一泗州自昔南北通衢舊有臨泗揚  
莊二馬驛南通盱眙淮原馬驛是

為陸路東自清河洪澤至泗水龍窩二驛以  
達濠梁西通河南山陝等地方是為水驛蓋

前人設此必自有說其後乃以三馬驛改於  
濠梁紅心一途行往舊編夫馬亦發彼應投

惟存二水驛與一所而已原設水夫三百五  
十名舉一州大家小戶而以協濟北河亦歲

正刑方病之者乃驅百名以獨累日甚而然  
加剝削殆竭膏脂而其舊有他州邑協濟於

泗者又盡更革於是乎泗人獨累日甚而然  
許無門矣然而使客陸路之行又猶夫舊也

故不惟民力不堪而驛遞亦無以立廷訓曰  
民因可念而賔至如歸乃所以為禮吾任其

事也其何以辭遂力請於撫按本府以求撥  
四里且以成禮也又議遷龍窩驛於雙溝兼

應陸路今二驛實皆為水馬驛矣各為水夫  
五十名斗級四名館夫泗水六名龍窩三名

及迎運所夫百四十二名而已故察院有行  
常取邳州座船在泗以備水路迎送使客至

於雙溝又行取回泗州協濟池河等驛馬匹  
以備本院及監生書吏騎坐皆目擊泗人之

窮不得已念之耳二縣察院公館各一盱眙  
知縣朱鸞又新建蓮塘官亭一所及新建謝

家橋在縣治  
東七十里  
**申明旌善二亭所以奉宣教令**

**旌別淑慝尤係風化舊有幾於廢矣今頗脩**

**舉如制**申明亭又地近乃令義官楊詔重建  
中設

聖旨牌座刻云自古設官分職本以為民任有司  
者上為  
朝廷宣布條章下為生民作福無橫斜暴斂之端  
絕其或貪賊貪之弊使民得安田里斯為良有司  
罪及身家今出令昭示凡有為善者或因事連

累或非同僚小人証陷者民保奏為惡者四鄉  
隨牌而退再勸所為如其不改置牌勸諫如初  
倘及不改仍前置牌勸諫如此三次不悛者其  
民起京面奏以憑拏問敢有阻當者重罪及  
教民榜木鐸詞曰孝順父母尊教長上刑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察院刊布  
皇上詔諭一天下諸色軍民人等各要孝敬兒  
教子睦族勤謹生理惇重人倫勿作非為干犯  
有司勿倚衆強欺虐良善勿得暴殄天物違近  
非神勿得聽信虛誕自廢人事當遵朕言人  
奉守庶幾身不遭刑家不貽禍上光祖考下保  
子孫世世為國良民豈不美哉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臣郭希愈賡黃刑給遵守蓋  
王言之大而宣揚之廣罔弗敬應者矣左右為圖  
刻二日百壽曰百忍壽圖記之曰夫箕疇五  
福壽為之先而積善降祥德實其本也自古  
在昔華封有祝冠加有命與夫天保之蒼君  
南山之尊賢甫田大田之相與為報蓋其君  
臣上下之間莫非至誠惻怛之意故其當時

聖明

為民者亦莫不仁且壽後世則凶短折者多  
矣何也百敬不以時治則饑寒流亡而弗克  
壽飽煖無教則悖理傷化刑戮是加而弗克  
壽或壽且辱矣  
之在上考老不遺高年有養其所以仁壽天下  
之心猶夫古也予待罪是邦奉將德意僅能  
勉圖省賦恤刑以不戕爾生而已至於爾民  
之所以生也生以自壽其身者法乎未之有得  
也偶見是圖樂以與吾民共因發數語相告  
雖推此於天下亦可也賜進士出身泗州判  
官前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筆  
山侯廷訓書於退思公署時嘉靖丁亥暮春  
望日也忍圖先列草廬先生忍卦白沙先生  
忍圖贊而繫之曰是圖也二先生之言備矣  
忍圖小予之弦常也且以泗民多弗克忍以  
禍厥身因而教之亦莫有切焉耳矣然忍之  
為義匪曰一端堅志熟仁曰忍非此圖之本  
旨明矣若徒含容不報而於是非得失皆未  
暇論則亦豈中道乎執故夫怨有不讎犯而

不校自反而縮終身有憂者皆古聖賢事也  
忍死以成仁非忘孝也忍小以謀大非為偽  
也忍法以克愛不為猛也凡此義理之發所  
謂中庸不可能者民雖不可使之知姑附而  
存之用就正於有道嘉靖丁亥中秋四演委  
吏侯廷訓書几軍民欲之者自備紙張刷印  
以歸省視其五十里報充老人必擇殷實里  
家乃使為之或有政教如勸農種樹習藝行  
社鄉厲及時婚娶疏通錢法等項皆責奉行  
近欲督令查舉境內婦女貧寡守義者雖未  
能一一表揚姑先量賜肉帛餽問使鯨寡咸  
沾惠鮮之澤而鄉人共崇貞信之風又謂父  
子孝愛天性泗民悖逆乃有不忍言者然亦  
有如姬遇春之為而昧於義理之正則去悖  
逆者遠矣欲行查舉有能和顏承志以禮孝  
養及兄弟友愛凡為鄉里推賢者俱褒表獎  
諭仍大書孝友字懸其門及將姓名榜於旌  
善亭庶幾民勸郭公批荅曰看得所呈五事  
有益風化泗州即行查擬開申以憑批發作  
興振勵于時袁子適至樂而從之曰此吾志

也吾事也其  
次第圖之  
文獻足徵所關尤重盱眙志頌

降書籍若干部併泗志天長志所載各人物

昔賢如季札管鮑之義衛宏之理學徐憲王

彭任孝恭朱壽昌之孝行許遵李植之經濟

南霽雲劉位之忠烈  
國朝勲戚為楊王

士宋廡撰  
神道碑  
李禎  
尚主封  
李文忠  
詳大學士  
董

戴德  
郡伯  
周長  
封萊  
汪清  
尚主有功  
死事子

皆從龍佐命有功者也貢舉科目之英如玉

晏之行誼  
有陳道  
金純之才望  
具於洪熙元

里先生為作梅花圖詩序曰禮部尚書泗州  
金公舊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既屬大夫士

能賦者為之通詩又以為屬余存將於公服覽  
適焉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產於山谿林  
谷之間而逸人韻士栖迹乎荒寒曠漢之濱  
者資以適其幽獨閒靜之趣也今公為  
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殷夙夜孳孳圖惟之不暇  
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占之名賢君子居高  
位任重寄者雖日單智畢慮於天下國蓋不  
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  
以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求  
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  
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  
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玩適不能已焉而  
余意公之所為愛之者又未必止此天地之  
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於  
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  
恒於此以窺觀夫天地之仁而况公為春官  
大宗伯上贊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  
人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書以陳道之清介及詳具成化弘治年間勅  
及大學士劉健撰神道碑

李紹賢之忠節

今錄翰祭文并脩撰舒秀所撰墓誌

孝感如鄧

潔蔡興隱逸如袁諶

而其女亦為鄭節婦

尚書蕭山魏驥所為傳謂其夫實病於未嫁之前節婦尤賢於宋人女矣周洪諱亦有詩序

百戶朱贊妻徐氏舉人柳昇妻蔡氏何氏烈

女馮智妻黎氏錢隆妻林氏鄭鑑妻秦氏庠

生張德妻侍氏與其子婦顏氏是皆可謂無

愧於人道卓絕不群可勵世風者矣以上制

序并行實皆載四志其餘皆以常例得書而已繼此所

當續書者則李紹賢之妻章氏

自紹賢以忠諫死守一遺

腹子以居今舉人為州學王欽任為福建節

十餘年矣



陳桐嘉靖壬午科 盱眙林信任為山東知縣 天長鍾賜

嘉靖壬午科 歲貢為胡珊任為涿州同知 洪經顧芳曹禧

謝表任為齊東訓導 艾虎姚敷漢紀初 思賢皆許

蘇銓任為齊東訓導 岑璲任為涿州知縣 袁索王偉崇岐鳳魏

德皆天長 恩生為陳雲松任為南京左府經歷 援

例監生為周昇署籍 李紹科莫景和皆衛籍 鍾和

徐伯欽胡珊沈明郭鑾王珣王家相皆天長 省

祭為王閻祝鵬許亮宋舉范文憲蕭景昂沈

德華良秦憲劉鉞楊玉祖文昌皆泗州 宋詔王

瑀張載山甯文賢陸翔丘恩戴珙戴鉞朱淮

詹瑀張浩皆胎 羅瑞劉良貴張輔張春周文

華王鎰李鏜鄭鸞趙憲皆天長錄及例貢省祭者其為勤戒之意

勅命以任使才賢坊門以表樹風聲故泗

志所未錄者今亦補入天長張昊勅六正德元年

七月二十五日 獎諭拜冬月封恩共六道

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昊近得巡撫右副都御史

史艾璞及爾奏本年六月內督令都指揮等官

王憲等統調官兵出海勤捕崇明海賊得獲賊

徒一百五十餘名賊船十有餘隻器械七十餘

件賊勢就平具見爾等協謀官兵効力致此克捷尚末擒獲此乃餘惡賊首須多方設法擒拏務期得獲以絕根株毋致遺孽滋蔓且用兵之後地方疲弊尤宜加意撫綏以安反側以甦困窮以稱朕憂憫元元之意爾其欽承之故勅又勅曰旌獎賢能乃朝廷之著令顯揚先德亦天子

之至情矧子風紀之臣茂者激揚之績肆推恩  
典奚間存亡爾故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縣醫  
學訓科張斌乃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吳之父  
蚤負醫名旋登仕籍陰功所被何止活千人之  
多慶澤攸鍾蓋已徵一子之貴壽幾入秦雖祿  
養之未沾光貴九原宜褒章之顯錫用彰遺藹  
以慰遐思茲特贈爲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  
御史尚期神爽之昭益廷寵靈之至  
慈實兼乎教育國恩之錫無間於存亡肆縵報  
本之情誕舉追崇之典亦惟有德始稱厥名爾  
王氏乃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張吳之母動循  
女則家有素風篤成令子之才早擅甲科之美  
憲臺奏績名動留都綸命推封光生泉壑眷國  
章之伊始見閭閻之猶存茲特贈爲孺人庶懿  
靈之有知服休光于無斁繼母有教育之德  
不異劬勞朝廷有褒錫之恩式均榮貴顧典章  
之具在實倫理之所關爾黃氏乃南京貴州道  
監察御史張吳之繼母稟資和厚賦性慈良順  
正從夫功實勤於內助嚴明教子恩不異於所  
生顯祿養之方隆屬慈齡之未艾爰舉褒嘉之

典用申報德之情茲特封爲太孺人茂膺冠帔  
之華益享廉寧之福  
僚內臺耳目之司允關國體所以除姦去惡直  
柱伸冤身雖遠乎關廷議實通乎廊廟匪兼才  
行易稱簡求爾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張吳天  
賦英資人稱偉器蚤登甲道首領邑符守已愛  
民善政屢騰於薦剡簡賢求偶清班遂陟於留  
臺抗章陳剴切之言累輸忠悃按部展教揚之  
志丕振風聲况乎巡江收緝捕之功折獄播廉  
平之譽屬當大慶肇舉彝章預加褒錫之恩奚  
俟陟明之考茲特進爾階文林郎賜之物命於  
戲爲政莫難於風紀已徵名績之良守官莫要  
於公勤勿替初終之節益臻來效以俟登崇欽  
狀初任浙江湖州府烏城知縣二任南京貴州  
道該監察御史三任今職  
出於閨門國重褒封寵命均於位儷彝倫攸  
擊典式具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張吳妻趙  
氏夙稟令姿茂遵懿範出自詩書之族嬪于科  
甲之英禮義相成志不違於姆訓儉勤自勵動  
必協平家規宜旌夫階以示褒命茲特封爲孺

人尚其祇奉 益迂寵光 陶金勅四 正德六年正月十八日

之著典顯揚親德亦人子之至情矧予世官之

良克振家傳之業肆推恩命實倍常倫爾浙江

嘉興府照磨所照磨致仕陶恂乃刑部四川清

史司主事金之父孝謹居家仁慈濟物才堪世

用幕僚未盡其設施事與心違田里蚤求于請

退矧明經之訓素切乎義方致令子之才遂登

於甲第伸冤理枉功著郎曹錫類推恩先為承

闕眷國章之伊始見世業之足徵茲特封為承

德郎刑部四川清史司主事遠貽林壑之尤蓋

享桑榆之樂 母氏劬勞義實兼乎教有朝廷

寵數禮特重于褒榮肆緣報本之心誕示地封

之命亦惟有德始稱厥名爾張氏乃刑部四川

清史司主事陶金之母賢明有則儆戒無違秉

正道以相夫功成郡幕佐義方以訓子榮陞郎

曹顧祿養之方隆屬慈齡之未艾肆當大慶宜

示褒恩茲特封為安人茂膺冠掖之華顯示家

庭之式 秋曹總邦禁之司任為特重主事佐

郎官之政責亦匪輕故必才行之俱優庶其職

業之能舉茲惟慎選務在得人爾刑部四川清

史司主事陶金一登甲第兩擢縣符撫宇多勞

善政屢騰于薦剡起遷特異清班遂列于郎曹

司刑稱聽斷之能曾無滯獄處已屬操持之志

卓有賢聲屬當慶禮之成預示褒嘉之寵雖云

異數式按彝章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

於戲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及無辜愛民之

實在恤刑刑寬則失有罪尚加慈憐以俟登崇

欽欵初任陝西洛南縣知縣二任調除浙江常

山縣知縣三任今職 婦專饋祀儀刑不出于

閨門國重褒封禮典式均于伉儷况乃賢能之

配可無推錫之恩刑部四川清史司主事陶金

妻陳氏德性柔嘉言容謹飭出自華族嬪于儒

凍禮義相成夙守圖箴之訓儉勤自勵克敦荆

布之風婦道既脩褒章宜錫用旌內勸克擢中

閨茲特封為安人尚虔儆戒之心益迓駢蕃之

寵 坊門三十有三 都臺振揚撫綏察院貞度肅

賢開各坊二都憲坊二為陳道蕭玉成立武

賢文元為舉人馬王立奪錦顯忠坊二為李

紹賢立恩榮坊為金純立觀光坊為歲貢張  
輪立又城南門外為迎恩坊又陳道司寇坊  
舉入杯昇冲霄坊肝胎為陳道立方伯都憲  
尚書三坊陳大章桂林樓武世登進士或卿  
坊三舉人林宿賓賢坊林氏黎氏節婦坊二  
蔡興孝行坊蔡彥平濮榮各尚義坊天長張  
亦陶金俱進士坊舉人陳  
吳陶金俱進士坊舉人陳  
敏攀桂坊餘詳諸志矣  
泗學收藏官書一

**十二部**  
四書五經大全為善陰陽性理太全  
五倫書各一部并今新置通鑑綱目

文章正宗景泰間所脩泗州舊志一本其板  
已棄毀今徧搜得此本亦可考志事故附收

寶藏二縣官書亦各  
不全補之可也  
**板刻十副**  
即碑大學經筵  
講義易經宗旨

異定性書薛文清要語風紀錄六禮纂要泗州  
志今泗志備遺治泗錄野胎縣志并牛經天

長縣志并進士張吳  
羨魚說亦俱各刻板  
**察院藏通鑑綱目一部**

**壁上有記**  
記曰綱目繼春秋作也爰始威烈  
以逮五季國體之重輕君德之臧

否臣下之若逆才術之邪正風俗之醇醜胥  
是為悉誠宜鑑于有位是故鑑國體則知權  
鑑君德則知傳鑑臣下則知忠鑑才術則知  
學鑑風俗則知發鑑于綱目而用適治尚矣

**命來**

御史太原劉公遠於春秋者也奉  
按恒于泗以經理江北過惡昭德扶弱恤貧

直其偏枉疏其閑塞雜其蕪穢一以二百四  
十二年之義例而達之治然猶懼乎事變外

午間以稽決兼資綱目為窮理致用總會乃  
求真本于京得之中官為冊四十為綱目為

集覽為發明卷各五十有九究之融融焉與  
春秋一矣恢恢乎而治弗渝矣公曰倚扶余

治資於是人亦余也夫奚不資乃屬知事秦  
問函而遺之屬學正潘勗記之有明嘉靖癸

未秋八月立石  
**獄禁舊俱無志然為民之司命則**

**其欽卹防範皆當有法泗州治并二縣治各**

**設監房刑具并禁于各有差**  
泗州監獄在  
州治大門之

西其由東向外門三間入南有浴房一入二  
門南為獄神廟并寄監房三間北為官監三  
間又入三門中為女監東面南為重犯監北  
為徒監各有後門通後隙地女監之後為警  
牆外為民壯守宿房舊為小樓也又後為城  
隍廟街先設禁子六名今增為十名近又慮  
其不虞於州治前大街東西各為柵欄及具  
城隍廟街前後又為柵欄二凡皆防範之具  
也至於欽郵之道存乎仁人君子之心而已  
其或災青而入焉者亦思以罔圖為福堂可  
耳不然則怙終賊  
刑榜復奚及哉

驛遞諸公署志亦略具今按州治東為知州

同知吏目各住宅一西為二判官各住宅一

而廷訓所居尤極隘陋宜陽王子題其壁曰

庭閒春靜澹然簿書其禱孔薄飯我一魚抗  
言忤世來就我卑此侯子之志也焦心棟時

敦仁安土士曰豪傑民曰父母道行不愧天  
澤流不愧官升沉榮辱又何足嘆蓋早室以  
力溝洫義理固然而貧賤有命亦當安焉耳  
王子與善之心至矣而不免為過譽也吏舍  
東西列於下方陋又甚矣龍窩驛并遞運倉  
局等官往皆賃住民房醫學及馬房盡廢近  
皆量宜脩蓋俾有棲  
龍窩驛乃新改移者  
止謂之苟完而已  
左右廂廊官吏住宅新舊共四十餘間其事  
詳於碑記今錄下卷雙溝鎮民又自立碑請  
文記

廣濟倉亦新脩牌坊一大門二門各一

東廩三間西南北廩各九預備倉脩而未完

外間一廳二門官廳各三間西南二廩各六

養濟院三十八間在廣濟倉之通社房一百

五十五間為成化間言知州所立以居里老



鄉民之來役者而爲亭於其南扁曰消愁并  
爲之記今存者不五十間城中貧民多就而  
居之予每於泗志誦其記爲之掩卷長太息  
而已二縣公字則二縣之志詳之辭而未宗

災患第五 卷之中

綱目凡災異悉書祥瑞以示疑或著僞乃書  
蓋春秋之法記異不記祥固也舊志原無此  
篇或亦謂州治無遠而水旱災患鄰封所同  
本非一州事也而槩記之例以感召與責所  
以應天則踈闊矣予惟春秋魯史耳而其書  
變異若大水無冰大雨雹螟字之類遂爲天  
下萬世之大戒沉泗乃根本重地災患切焉  
其上厯

君相之憂下貽生民之感惟艱大矣可弗念哉可

弗志哉且泗之災患匪一焉而水爲最自西北而南以東環抱于前維淮泗由淮泗而通汴河直亘其中北達于虹由汴河而左右通曰沙湖曰陡湖曰韓家湖曰袁家湖曰影塔湖曰黃岡湖曰覽山湖曰萬家湖曰郭家湖曰青整湖曰龜山湖曰安湖曰漢湖曰沙港湖曰佃湖曰鴈門關湖曰黑東湖曰高平湖曰蘆湖曰馬郎湖曰新店湖曰樊家湖曰于家湖曰謝家湖曰大官莊湖曰小淮湖曰義城湖曰周家湖曰楊家湖曰華子湖曰天井湖曰峯山湖曰初泊湖曰陸家湖曰黑塔湖曰徐家湖曰毛山湖曰柳山湖曰董家湖曰譚家湖曰黑洞湖曰三角湖曰郭家湖曰韓家湖曰張老家湖曰滄湖曰八里湖曰石澄湖曰關家湖曰張家湖曰朱家小湖曰小安湖蓋州境爲五十里爲湖者五十有二民所墾種供賦率湖地惟

祖陵一帶高岡餘則地形窪下湖河相通實水鄉也又例不得掘地而塘築土而壩故必雨暘時若乃一多黍多稌云耳否則小旱遂無以

蓄小潦遂無以防若水患尤其常也計余埃  
罪三年僅見乙酉之秋歲則大熟其或麥苗  
野刻生而滄浸稻穀熟而漂流者屢矣自前鄉人  
有種湖田販私鹽之謠問之曰利害莫測擔  
驚冒險以幸於免焉耳天長之北鄉近高郵  
湖時亦病此至於淮邳之鹽徒竊發徐兗之蟲  
蝗滋蔓間又禍延于泗官師所爲備禦方畧  
固當預思周悉而其仰荷

累朝恩旨與上司權宜以救此一方人者匪特典  
在有司而父老誦之甚習所謂親賢樂利沒

志世不忘也因具志之

計元大德丁未知州韓居仁記淮水泛漲石刻

味云是年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館

坐驛樓下南門其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不

東抵園軌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究得亡宋辛

丑年至今六十七年大此水二尺丙寅年至

今四十二年小此水二尺蓋上下百年中經

此患者三次也今取州衙前十字石街心爲

則用平水法較量得西門南門高低尺寸刊

之于石岩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免驚懼也

館南

驛門准水未至圍觀頂二尺二寸比衙前十  
字石街心低三寸西門外汴水未至嚮水橋  
邊石面五尺比州衙前十字石街  
心高七寸蓋汴水高淮水一尺也

求樂元年九月初八日吏部奉

太宗皇帝旨各處有司多不得人所以前日勅恁  
吏部教內外文職官員薦舉賢才且如今年山  
東等處蝗蝻生時有司官合當隨卽打捕却乃  
坐視不理雖有幾處打捕亦不用心致朝廷得  
知差人打捕方纔盡絕這便見得那有司官不  
得人處若是得人處肯用心見他初生時便設  
法打捕了如何得這滋蔓恁吏部便行文書與

各處有司知道明年春初驚蟄之時所在官司  
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蝻初生時隨卽設法撲  
捕務要盡絕如是仍前坐視致使滋蔓傷損禾  
稼爲民患害拏來罪他若布政司按察司官不  
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拏來也問他罪行文書  
去到十一月間再行去恐有怠慢的到明年正  
月又行一遍也着戶部知道軍衛家着兵部行  
文書去一般打捕欽此

求樂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又奉

太宗皇帝旨今山東河南來奏蝗蝻生發已令戶

本部差人去督併打捕恐所在軍衛有司不行用心打捕盡絕以致滋蔓傷害禾稼恁戶部再差人舖馬裏將文書去說與各處軍衛有司知道但有蝗蝻生發不卽設法打捕盡絕致有飛跳延蔓者當該官吏與蝗蝻一般罪欽此

宣德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戶部右侍郎王佐奉

宣宗皇帝旨恁戶部便行文書各處軍衛有司知道但有蝗蝻生發着他遵依原奉

太宗皇帝聖旨務要打捕盡絕敢有怠慢的拏來不饒欽此

以上三條每年都察院勘合准吏部咨爲民瘼事備行本府帖州遵奉施行蓋

祖宗之思患預防著爲令如此乃史胥輩習見以爲故事云耳

讀再三竊仰歎我祖宗列聖重作王業根本深知小人之依暨我

爾在公真足比隆於成周之王蓋爾成來咨來蒞者矣國祚靈長蓋基於此今泗志災患而備錄之俾咸顧諟勿忘云

正統二年夏淮水溢城東北老君堂處崩壞因而灌入城中水至蒼

上居民咸船往野山及城上居之

天順四年夏淮水溢自北門闕入城民人有易景者以善水禦關而

死水勢高至大聖寺佛座比於正統丁巳差小云

成化乙酉歲大饑民死有半鄉民張浩爲饑民詞讀之愴然足以戒



十八年大旱民疫且饑時知州言芳所積雙溝臨淮龍窩翟家灣

諸鎮義倉儲蓄滿盈且隨鄉所便民實賴之今諸倉俱廢而遺址尚存

弘治元年大饑州官仍有以賑之

六年大雨雪始自九月二十二日至於明年正月乃止山谷皆迷行人絕路

民間多毀屋木器物以供薪爨

十六年自四月不雨至于九月時所種來年盡毋秋田稻

豆亦復稿死先是知州許弼王嘉慶前後積糧至五六萬石故雖災傷而民因得其濟父

老猶能言之

正德三年春旱而秋潦四年夏復大旱蝗飛

蔽日歲用告歉民多艱食時賴上河猶有米麥舟運而來者居民亦有未服器物可

賣度日同知張禧判官楊王又請留充運秋米三千八百餘石以賑之

六年正月朔大雷電以雨有黑其色春旱無

麥入夏而潦淮水溢冬復有寇至自四月霖霧至于六月

月淮水遂溢灌通汴河及諸湖水為一由盱山四望滔滔莫可辨視淮

祖陵岡壠突起于中州城若一巨舟浮在水上古塔若一桅檣然因預以蘆簾捲土填塞東南

小舟直抵東北二門從其券門填塞未滿處出入然城中雨水積亦復泛漫西北地高

夫餘得不墊弱其由南門至謙樓前東門至州治前俱棄桴來往時人心憂疑莫或自保

朝夕知州張鑰命諸小民移於城上及東倉高地或盱山居焉其處者令自備舟楫有防

不測監獄重犯監於盱縣城後水乃漸下衡去者淤沙填滿其中八月以後水乃漸下

爰啓香花門水關以出積水而外淮高與關

並水為不流有一老嫗年八十餘相與指尋  
東門鐵牕櫃水關一所於城外為二溝導之  
由是城中東南積水始盡洩未幾流賊寇郊  
境虹靈蒙太等七縣殺人盈城亦凌轢吾境  
且犯雙溝勢甚猖獗鎗刑牲誓眾躬親甲冑  
為軍衛先城中戒嚴利器械凡城梁口具選  
壯勇士令備石灰視數十及濕柳條為棍  
石無數守之又埋釘板於街路令人馬由之  
則足被刺不能進時李留守來守  
祖陵 類以應援寇至聞有備乃遂引去不敢近舊  
志稱綸捍淮水禦流賊尤有功焉此也去思  
野刻 碑云所賑瀕死饑民餘四千所蠲被災租石  
餘三萬所為武備皆整脩所賞勞軍士調卹  
死傷皆優渥而所興發費出無勞於民因具  
詢于父老 無間言云 嘉靖二年五月淮水復溢亦至七月乃消水勢  
六年尤高尺有二寸其門關填塞具如舊法  
城以不灌然而微糧地畝屢經滄沒遂多沙

十二年五月淮水復溢亦至七月乃消水勢

於不可耕而軍民牆屋由是日就傾壞不復  
自振矣是年夏秋存留米麥俱無徵共計二  
萬七十餘石有命又留兌運秋米二千九  
百七十餘石并折色價銀二百九十餘兩賑  
之蓋儲積無備每至借上供以爲用有司之  
責固無所辭而民生之艱亦具見於是矣  
嘉靖二年五月麥乃有秋而繼以亢旱稻豆  
盡稿冬遂大饑暨于春月凍餓疫癘而死者  
不可勝數是時大江南北同日厄會數口之  
甚非惟家無所儲而丁口衣服器物亦無可  
衛易者雖銜之而商販不通無從以得米焉  
人乃相食至親不相保青陽滄湖等鄉齎聚  
至七百餘人判官林希元親往慰諭以解散  
其黨且約與中請宥罪而如惠京撥銀計九  
千八百五十五兩有奇為粥廠以食之者凡  
四十七所計貽天長及諸府縣所領亦有差

朝廷

俱五月麥熟乃止是年夏麥一萬五千一百  
三十餘石俱免徵兌運秋米五千五百七十  
石俱與折色石徵銀七錢改米三千石俱改  
支運石止徵腳價一錢五分例待豐年補徵  
實亦因災傷之耳  
後而遂寬之耳

四年冬十有二月山陽鹽寇犯境淮邳與泗

鮮農業以鹽為生厲禁雖嚴攘竊益熾其來  
久矣於是山陽有衆二百餘人來自洪澤由  
護軍溝歷權整包家等集至三岡渡河於盱  
眙縣浮山圍打富民岳秀家所過劫掠財物  
因而殺人為亂官兵追之急乃由白馬湖渡  
還其蓄穴指揮高山畫出沒所由為圖以獻  
巡撫都御史高公定議征討

五年春正月淫雨至於四月湖地二麥塗浸

成頗收而稻豆黍穀又橫傷太賊乃賦役追  
迫一時易青且盡愚慮其終不繼也請於巡

按劉公得糶本四千餘兩做  
常平法一行之農民咸便焉

六年雨暘失時二麥少種夏復苦旱至于五

月乃雨六月復有飛蝗入境先是二月十三

聖天子有詔一各處雖設有預備倉多無積蓄遇  
有饑荒無從賑給擬按二司督責有司照依  
見行事例設法多積穀米以備救荒仍依秋  
古人平糶常平之法春間放支以賑貧民秋  
成時月抵斗還官不取其息如見在米穀數  
少各將貯庫官錢并問過贖罪折紙銀兩越  
秋成之時委的當官員糶買比時估量添二  
三文庶來者輻輳易於收積府以一萬石州  
以四五千石縣以二三千石為率明立簿籍  
查考一遇凶荒減價糶與窮民仍禁約姦豪  
不許隱情稅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本州于  
時亦預慮窮民缺乏也領以平糶其為規條  
糶本數十兩責之富人領以平糶其為規條  
頗密雖時估細數一一皆為詳定民少犯之

者六月復有飛蝗自徐邳來入境亟告于諸  
上司巡按郭公曰懇誠祈禱設法焚捕足見  
遇災戒懼憂憫小民之意可行情野州縣從  
體舉行時久旱之餘地土乾渴遺子種從  
犁地深縫中生小蝻厚且數寸遍野而起  
乃發官錢十二萬餘文米二十餘石令申明  
亭掌以充賞徧諭鄉民遇晚家設一火協  
力焚瘞有不設者重罰之其額打捕送官每  
得大者一斗賞錢百文小者升五十文期於  
盡絕乃止時小民捕送者衆官錢有限難為  
繼也則令在官里老火甲人役人納蝗二斗  
其城鄉但上戶家納一石中次以下人戶自  
一斗以至於五斗各有差期在旬日隨其遠近  
以次送收計前後收捕大蝗一十石延訓一  
千六百石而其飛跳滋蔓猶未之盡廷訓乃  
仲而歎曰古有蝗不入境虎北渡河彼皆何  
為我獨不免其無以辭明矣又歎曰胸翁會  
稽收捕大蝗不過一石五十升一合小蟲止  
言之二石九斗二升九合當時即為大異奏  
言之而何今之多蝗乎哉乃督捕益力且懇

望天

請於撫按公以聞夏秋存留俱免徵又得改  
兌支運二千石得兵部備用馬匹皆為折色  
云蓋但以聖朝於民遇災卽有蠲免賜卹恩至  
溼也故戶部事例災三分以下俱無免全災  
免其七分猶徵其三災九分以下至四分者免  
自六分至一分有差亦各徵其三應免之數  
皆為存留若起運則不在免中泗原無種  
馬之一養雖湖地盡已科徵夏麥額至一萬五  
千一養後乃寄養種馬而糧額如舊且以驛  
石有奇後乃寄養種馬而糧額如舊且以驛  
傳備重歲每額外負累此則每歲災患之常  
者也又更嘉靖甲申大災以後如人得重病  
然元氣盡耗久而未復故嗣此乙酉丙戌雖  
幸皆小稔而其夏秋二稅俱以多方區處僅  
完起運而已存留升合不致徵之而不能  
辦也定訓為此者非曰違道干譽庶幾休養  
困故以需安全為根本重地計耳乃丁亥復  
旱且蝗夏麥全災而徵三秋米災八分而徵  
五起運皆不得免也於是群公卿採納愚言

加惠重地疲民而凶究得有支運二千石備  
用馬匹得折色皆異典矣是年秋七月以後  
疫癘復作州與之醫藥以濟窮民至冬乃已  
既又訪求古之遺法謂凡蝗飛之後所遺子  
種又年必復生豌豆所不食宜預收廣種  
四月間熟民得接口以告於衆乃愚民謹然  
謂蝗至秋始生而莫吾信僅買豌豆九十八  
石給窮民九千八百人種之而已至是而蝗  
果食吾民來年矣悔之無及  
戊子夏四月六日廷訓誌

### 兵防第六 卷之中

嘗聞之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方其安之居也  
而乃危之思乃備於無患况於吾泗之時之  
勢則未必安者乎且爲根本重地江淮要衝  
而可以無備乎孔門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不得已權其輕重緩急則食足信孚可  
無兵也而曰去兵蓋孟氏所謂可使制梃以  
撻秦楚其民是也又不得已權其輕重緩急  
則上下交孚寧無食以死不得失信也而曰  
去食蓋邠民之從太王如歸市者是也今



聖明御極率土歸心紀綱法度粲然有萬世之安  
天下信之無待於言者然予見其茅簷之下  
數口之家勤耕苦運無時休息加之以災患  
因之以苛征存焉者馬牛其衣犬彘其食以  
爲常否則非徙卽死破屋荒田彌望皆是間  
者寇攘姦宄殺人于貨腎不畏死雖吾之良  
民未見有疾視長上而不救者然夫饑寒有  
迫之徒幾何其無苟生往就之心哉蓋其勢  
驅之利誘之則吾之信有時而渝也不難矣  
去食去兵可乎哉此泗州兵防之所爲志也

顧惟古昔成周之制徹田爲糧而因以制軍  
兵農合一其比閭旅黨州鄉之民卽爲伍兩  
卒旅師軍之用若鄉師州長而下之爲卿大  
夫士卽所謂將帥也蒐苗獮狩卽所以講武  
也其道使民皆業農農皆知兵于以自衛而親  
上死長焉固未嘗使之習一廢一重資一也  
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制始一寓  
之於農其所爲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  
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而亦得其大意焉  
無事執耒而耕有事荷戈以戰有爲兵之利

而無養兵之費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  
近古未幾亦遂以廢罷蓋文武並用兵農異  
業其判而爲二人情習之亦已久矣故雖  
聖明猶用之凡天下州郡皆有衛所之設其爲指  
揮千百戶等官所謂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  
選爾勞也其爲軍士則有罪充發卽古五流  
三宅之遺而皆衣食之於官爲正兵以職守  
禦若泗州衛者所以衛夫泗也夫旣出死力  
以衛夫民則民之出粟以養之者其道固然  
耳而又叅酌損益於古今之宜衛給公田凡  
若干頃畝俾軍士以二分城守其八皆下也  
而歲輸餘糧當其俸給此古留田之法寓戍  
於兵教之自養且以寬民也

祖宗良法美意可以想見而其始也法令明信人  
固本業功以延賞而益奮罪以流宥而自效  
民農軍屯各有輸積官有俸軍有糧彼此相  
安法固無不善者奈何紀綱漸弛流弊日滋  
膏粱子弟黃金橫帶馳騁爲樂固多不習兵  
事而欲其不爲培克駸士卒以流亡者亦鮮  
矣由是則行伍空虛武事日弗兢而州縣亦

有民壯機兵之設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耳苟

馭得其人教養有法則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唐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以山東有變上

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瞻軍

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

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

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 雄邊子弟以壯劍南

李德裕徙劍南西川節度使自南詔入寇民

無聊生德裕乃建籌邊樓按南詔山川險要

與蠻相入者圖之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方

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犍邊子弟

傳於古人而藥用於醫手夫孰非救偏補弊

之良圖哉乃承平日久因循之意為多苟且

之習遂成今至軍儲無所為供緩急莫為之

備泗之兵防其亦可憂也已按中都志泗州

州城依淮河北岸古有東西二土城

國初始以甌石脩砌為一汴河經其中南北城

下通淮處各置水關閘以鐵柵城周九里十

三步高二丈五尺東西南北香花為門凡五

門上有樓南門二樓正德十三年巡按朱公

登之北堂

祖陵松楸陰鬱南而山川環帶忠愛之念不覺油

然 城外周圍有池夏月水漲通淮汴二河今議

矣城上舖四十三座

嘉靖丙戌巡按劉公曾命一脩而功尚未就

城外周圍有池夏月水漲通淮汴二河

今議者亦

謂宜及時脩葺以固金湯固王公設險之義也  
也肝胎舊有山城卽今縣治三面浴山北阻  
淮水古稱城小而堅有東陳門西玻璃南  
門北水門東北慈氏西南寶積六門今廢惟  
遺址存洪武未嘗脩其城置鎮淮衛永樂初  
年始廢蓋至今以

祖陵

照山一十步其邑志稱自古爲戰場城也廢置  
不一及稱唐廣明間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  
長六合圍者環而攻之不下之謂也夫以一  
邑之小而圍之不非高城深池固不能守  
不然則直取之襲之而已奚以圍爲哉若呂  
用之輕以天長城授之揚行密汗青遺直隸  
莫蓋不足言也按此可示法戒附存之

泗州衛轄九千戶所

泗州治開設爲正廳三間歷司西鎮撫司儀  
舊州西開房各九間東經歷司三鎮撫原儀  
門三鎮注子宿改題曰保障東立左中前三所

洪武十七年又立也田左所西立也田右中  
前後四所每所正廳三間東西耳房二間庫  
房二間又也田中所凡九所今盡廢而遺  
址存衛自正德成寅巡按成公立大門儀門  
東西司房今巡按劉公郭公相繼處給俸鈔  
凡七百餘兩完全立正廳後廳及二司煥然一  
新泗州判官侯廷訓爲之記錄於下卷按此  
乃泗之舊州治在今州治之東北宏壯特甚  
洪武七年知州王孟暉欲嚴察院以尊  
卽以舊治爲之而西南徙步卽古玄真觀  
基建今州治乃以之開設泗州衛洪武十  
六年知州張遵義創建察院於州治西樂育  
坊之南今迎恩樂育等坊俱廢人皆莫知所  
自予因歷考中都志及洪武七年泗州所立  
戒石碑陰景泰間所脩舊志乃悉其爲指揮  
顯末如此保障二字良亦足以思矣爲指揮

凡一十有六員經歷知事各一員衛鎮撫三  
員爲千戶三十二員所鎮撫二員爲百戶九

十員為原額旗軍萬有七千七百九十一

內陞調出伍旗軍一千一百七十三名逃

故八千一百二十八名見在運糧三千八百八十五名

津安迨船廠八十四名操辦一百八十二名

種近額三千五百二十名今存九百八十七

名實操食糧惟五百九十六名守城近額一

百十名實在食糧惟七十三名巡捕巡監四

十名局匠四百五十名看鋪九十名軍吏管

事營長十旗一千六十名經歷司祇候四名

紀錄聽繼六十三名通計見在人數為八為

千四百九十九名而已猶未必其盡實也

**充發新軍百二十名**書曰流宥五刑今之充

有以使民輕去其鄉而勸之新已者又有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焉今補伍充發

人役皆隨解而逃徒勤苦解入

而已其亦咸竭而惠藥云耳

**為屯種田地**

為屯種田地

為屯種田地

為屯種田地

陸天

二千九十七頃三十一畝夏麥八千四百一

十石五升七合二勺秋米一萬六千九百五

十一石三斗四升二合五勺中都志原額下

千三百三十名共種田地二千五百七十六

頃九十六畝二分景泰間舊志乃七千五百

一十四戶共種田地塘壩四千二百二十八

頃一十七畝二分該夏秋米麥二萬五千三

百五十一石有奇種額與今見徵乃少十石

而其頃畝則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

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而又降為今

頃畝之數矣此猶有情弊不可曉者而其屯

種之人先為戶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

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

十今又降而存者為名九百八十有五矣此

明

其戶口之登耗屯田之脩廢較然甚明豈不

明

亦大可寒心也於近奉

明

官謂管軍官當愛如己子次謂備所屯糧多



以管屯官貪汙聞算或侵收入已或追徵不時  
嚴督管屯副使僉事等官巡歷催併坐時追徵  
如次年三月不完各衛所管屯官聽管屯副使  
僉事參提問罪五月以後不完撫按將按察司  
管屯官一體參究又次謂國朝設立衛所置屯  
田令軍士耕種納其餘糧以充歲餉近來法久  
人玩姦豪官舍軍餘人等霸占者多兵部便行  
各該巡撫督率管屯方面等官查勘某衛某所  
屯田若干分屯軍若干名其在官舍軍餘名下  
占種者係年久故軍之田仍與領種代納糧草  
如軍見存無田者即令退還本軍為業其領種  
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其餘  
亦令退出以給未領之戶新附之軍內有倫成  
廬舍拉過園林願賣者亦聽出糧草數目造冊送  
仍將查過退還緣由并增出糧草數目造冊送  
部以憑稽考我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亦遠慮矣臣愚於此竊謂  
嚴督追徵固宜及時而查勘清理尤為急務

若愛如已子一言則極本窮原之論也世豈  
有父母之於其子而為之說利避害不盡其  
方者哉○天長知縣張懷邦開議該縣多各  
衛屯田其軍士公私負苦原非一端乃以其  
田轉佃於鄰住軍民之有力者得重價而逃  
之其該納糧麥歲無徵也則催糧官旗歲  
從其承佃者倍加索擾否則獄詭繁與利不  
償害故其人不能甘遂併田與價兩棄之由  
是荒蕪日多而其缺之稅額則見在旗甲包  
陪重累矣今計須備行清查籍以記之有先  
佃承佃出於兩相願者計實糧若干仍聽承  
佃代輸其糧有荒棄者亦行推宜召人領佃  
量與輸納各給明文付照該管官旗額外不  
得別有科取其領佃亦須先儘軍士次乃及  
於居民如有欺占及仍前索擾者重罪之如  
此則田無荒棄賦有所輸私免包陪之累而  
公獲歲餉之充矣附備採錄城採僅額幾九  
百人視昔已耗其半又不及數且孱弱居多  
其他富室上戶或反有不及以差者矣舉之  
一捐揮之得人簡任責成而軍政自舉耳

凡此兵防其存乎衛者如此泗州廣濟倉歲收泗州衛屯糧并盱虹四縣本州各存留米麥共六萬一千七百九十六石七斗有奇計歲給該衛官軍人員各俸月糧有差共用糧

五萬一千二百三十六石而足

每月指揮使三員員七石

同知七員員五石二斗僉事六員員四石八斗經歷知事二員員二石衛鎮撫三員員二石八斗九所五千戶一十一員員三石二斗副千戶一十九員員二石八斗百戶九十員員三石所鎮撫二員員二石四斗令典司吏一十九人入三斗京操六百八十二人入八斗漕運三千八百四十五人入八斗守門七十三人入六斗造船廠八十四人入六斗城隍五百九十六人入三斗支半年下操則免也種局匠軍吏諸役例通無支大約如此其

請書

或事故等項扣住者不在此限然而職在者司量入爲出則每不能按月如數而給之者其來亦已久矣蓋泗衛原有東西二倉一在州治西爲二十九廠八十七間一在城汴河西爲二十廠六十間當時之豐盈卽此可知厥後弊端滋多至宣德十年乃改隸泗州廣濟倉以司出納而二倉遂廢今計該衛屯糧自該夏麥八千四百一十石五分七釐二毫秋米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一石三斗四升二合五勺本州麥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四石八斗九升七合二勺米八千三百三十四石七斗四升七合五勺秋米一千四百九十三石八斗八升四合二勺天長麥八十八石二斗二升八石六斗三升三合六勺二抄四撮五圭五河麥一千八百八十八石米一千四百四十六石九斗八升五合六勺九抄五縣麥六千七百九十五石米一千七百五十一石七升三合八勺此皆存留廣濟倉以給軍餉之數使皆每歲完徵則給放自餘也乃本州以原無

養馬免徵而夏秋糧額已多因而起運重累固宜乎民不勝斂而存留無徵耳也田軍士雖稱多故然其夏秋皆存留而無起運苟生之有道取之有度亦安得頻年全然負欠稽誤為執近則欲以抵兌各軍應得月給之數似可准允而其情弊尤多良有司處此當有法矣肝虹四縣糧額數少亦視州不同惟微以時力皆足辦但其道里有遠近水陸輸輓多致勞費前此或行官軍就彼兌支遂有侵盜冒濫之弊本州亦莫為稽察也近屢申蒙撫按批允石折銀五錢俱徵解至州酌量軍役緩急從宜掙節給領蓋彼民之勞費既省而在此之出泗州民壯先為百名添設又百納亦明一矣

### 五十名近奉

詔書量減為在城壯勇百二十五名各鄉立十有四廠人數多寡有差共為壯勇千二百餘人

### 里甲歲編快手四十名

泗州舊有民壯二百五十名并歲編快手

四十名皆為寇賊設也比年法久弊多名有無所存不及半數又皆貧弱之輩止可在州守宿早晚應點而已嘉靖四年十二月益徒二百餘人犯境袖手無策而

### 祖陵

所在其責尤重乃行召募雙溝半城滄湖三鄉民并城市有壯勇慣習武藝者精選得二百四十人揀用備禦事定且請於諸民司人為

兩班朔望更休庶幾可久且請於諸民司人為月給工食銀六錢或捕獲盜貨無主者即以充賞行之一年而屬境元惡大慙如薛朗十餘輩皆素所重得者惟是諸人得之而半城滄湖之勇悍遂有難用意且僉以妨農告雙

### 詔書

一各處民壯有先年額設者有近年添設者

本為防姦禦侮今承平無事大半供有司私役及做人情送人使用又有豪猾之徒承批下鄉騷擾良民勢如狼虎撫按官通行各府州縣查照原設之數應減者量為減省其存留者分

為上下兩班一班務農一班在官操練武藝委  
佐貳官一員管領提調俱不許承批下鄉及私  
家使用若有重大賊情方許通調操候事寧仍  
舊輪放違者罪之及蒙府帖備奉兵部有行立  
給事中而歸之農惟存時勢量加損益乃盡散其  
人而歸之農惟存時勢量加損益乃盡散其  
十三甲置大旗五備五方色金一鼓二杖鼓  
板各一銅角喇叭鎖哨各二聊備向之所無  
以示視聽之則責之巡捕官三時以朔望及  
冬月時常操演習射但矢一中與米一升其  
內有營力稍劣者五十四人則日輪一十六  
人赴州防夜重獄庫也仍與餘眾各自備器  
械職專巡捕不別差遣以示優卹且毋擾鄉  
小民也每人工食歲計銀六兩俱審定清冊  
凡丁力相應之家有願於各廠操備者量與  
減免餘皆均依編為正貼戶資助應役其不  
思效勇補報或故違禁例自取重罪者具有  
條教量減為一百二十有五名於各鄉近便  
集場一十四處隨其地方大小人民眾寡遵  
照巡按察院并兵備道明文不拘軍民匠署

人等量選壯丁自備弓矢器械或四五名  
或百餘名各設出衆二人為總領置立卯簿  
每月朔望侵晨鳴鑼立旗取齊操畢隨時各  
散務農或寇賊草竊警發即此召集及與鄰  
境應援併力擒捕送官所得贓物即以與之  
庶地方有備農時不違而工費且省也巡捕  
官欲行閱視亦於朔望日因查點乃為民  
便其鑼旗俱本州處給每廠各一青陽展塘  
手張和統五十八人鑼四斤六兩臨淮甯割統  
王海統九十八人鑼四斤三兩石家集石得山統  
八十九人鑼四斤二兩包家集同鑼統五十七  
十六人鑼四斤二兩應山張堂統百人鑼四斤一  
人鑼四斤二兩應山張堂統百人鑼四斤一  
兩雙溝喻寬統六十五人鑼四斤一兩上塘沈興統  
舉統九十七人并滄湖五十二人鑼三斤十五  
百二十九人并滄湖五十二人鑼三斤十五  
兩三岡宋輔統八十一人鑼三斤十一兩半城林  
河史欽統八十三人鑼三斤十兩管公店李隆統  
英統九十七人鑼三斤八兩錢家集錢聰統六十  
四十二人鑼三斤八兩錢家集錢聰統六十

三人鐮三斤五兩旗皆藍色布爲之候至冬  
月量給之食巡捕官通行召集竭作狩獵仍  
赴本州一閱視用振威武亦獻所獲禽爲慶  
免凡數百每十取一頒幣以自給近有江洋  
盡領諸十四廠之人俾幣壯勇喬榮張玉率  
劇盜數輩焚掠我近鄙惟壯勇喬榮張玉率  
先致死乃及鄉無數但賞賚條格又須上請  
婦若千人賦仗無數但賞賚條格又須上請  
而下官未敢專爲新守袁于方議振作教射  
而古立法以銀爲的射中與之又議立子第  
兵蓋舊法所未詳而新弊之或乘焉者當次  
第盡興且華矣所爲慮者鄉廠諸人惟以自  
保而設無他顧役每虞別有徵發或嘗告於  
廷訓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百姓爲義勇司馬  
溫公極言其不可且曰相公長在此可也真  
時他人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其後十年  
果矣而何慮及此衆乃唯唯從命然而好逸  
惡勞習安忘危固人情也獎率之以禮義勸  
懲之以賞罰優卹之以恩信時而懼之以禍

祖陵

害賢有司其庶乎滄湖五十二人半城五十  
七人俱曾經戰陣欲其緩急效力則須恩威  
兼濟故本州歲借黃豆子種亦人五斗凡調  
發則遂給糧食蓋撫而用之也在城壯勇近  
差下鄉追徵兌米事雖易集而不免違盱眙  
例擾民矣快手四十名僅備差遣而已盱眙  
民壯一百七十五名馬快手四十名舊縣巡  
司弓手二十五名天長民壯五十八名馬快  
手二十四名減去十名巡鹽快手二十四名  
城鄉巡司弓手二十五名二縣民壯亦皆舊  
問之皆曰正統間比虜犯順兵部建議爲勤  
王之設當時盱眙縣義勇民趙巴子等四十  
餘家人領鞍馬并賞銀二十兩赴京報效至  
景泰間始回亡故若干名仍補完額數以至  
於今蓋遂以其父祖曾領賞賜馬世克民  
壯若軍役然雖極貧弱不議更替而其克是



役者亦以為是吾世傳職役當然也然而徒累貧弱無益於兵豈固立法本意哉此予之

欽依

所以力排衆議以更換若事不許放免

欽依

明開於丁糧相應之家從宜僉點不許放免

欽依

啟實獨勞貧民十一年換若事故不許再

欽依

於本戶僉補又十三年換若事故不許再

欽依

如家派當富差貧者許諸人告發提問條

欽依

例具在惡得晏然已乎馬快手徒以困民而

欽依

無實用政賦之下詳之矣巡司凡此兵防其

欽依

之弓手亦須有以作之可也

### 存乎州縣者也

蓋我朝兵農之制雖不泥

壯則寓兵於農揆諸古法損益其宜者也

衛則寓兵於農揆諸古法損益其宜者也

祖宗之舊雖達於成周可也噫此

豈特一泗之兵防志而已哉